快樂世界

◀第五期▶

今日一張　售洋二分

社址英租界浙江路定篘里七三一號

定報價目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連郵費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日本同國外各埠加倍
論月不定報資先惠

廣告刊例

不論地位及長短行均以英尺方寸計算
每方寸每期收大洋六角另登整頁均照地位推算
長期面議刊資先惠

本報啓事

本報出版伊始、辱承諸同文、寵錫祝辭鴻文、曷勝榮感、徒以篇幅有限、不克一一揭載、有負雅誼、抱歉實深、尚希諸同文鑒諒、

碌碌生啓事

諸老友如有信札寄惠、請寄法租界、愛來格路、永清里一號、又諸老友如未接本報者、儘可來函提及、俾當補奉可也、

科天影

快手魔術　專接堂會

教授魔術　限期速成　贈送器具　詳章面詢

定期不誤

接洽處北海路跑馬廳遠東飯店對面亞東魔幻研究學社或大世界魔術場後台

琥珀白濁粉

◀減價小洋二角半▶

此藥粉並無若辣惡味無論新老各種白濁服藥時多飲溫開水即可將膀胱內尿管中之齷齪淋濁梅毒瘡毒等洗得干干淨淨均由大小便中洩出保除斷根永不再發

▲經理處▼雲南路大慶里口養和室　大馬路日昇樓下成茂錢莊　五馬路跑馬廳榮大國貨藥房　新閘橋電車站新園浴室　四馬路長樂樓下瑞大

哥哥的豔福

導演　徐文榮
編劇　周鵑紅
◀主演▶
顧澗蘋　盛小天　徐素娥　徐素貞　周士良　周空空

快活林影片公司

滕王閣詩社

月下推敲作句之清新窗前鹽絮擬詞句之工致良難韵鬥尖叉文人樂事詩分晴雨騷客苦吟雖由於匠心之獨運要關於見地之不同所以金谷飛觴三爵罰遲成之客平南設館千金買一字之師凡諸所述由來尚矣本館采古人之成句作文人之生涯聊擇五言認綴一字射來詩眼既皆信而有證博得蠅頭亦屬廉不賞雅心機各出錦彩高標此誠競智之文場消閒之韵事也

附則

在本社射謎滿二元者贈中山橄欖一廳內附贈券一紙照章取件

持有本社優待券一紙附小洋二角向本社射中詩條者得大號三星白地蘭一瓶如再以白蘭地連中一次則贈有金手表一只詩條(或玻璃方鐘壹只)

▲特彩　一張　得大世界門票三千張
▲頭彩　一張　得大世界門票一千五百張
▲二彩　一張　得大世界門票八百張
▲三彩　二張　得大世界門票五百張
▲四彩　二張　得大世界門票三百張
▲五彩　三張　得大世界門票二百張
▲六彩　三張　得赤金手表一只
▲七彩　五張　得長方玻璃鐘一座
▲八彩　十張　得茄力克香烟十廳
▲九彩　二十張　得大號白蘭地二瓶
▲十彩　照所得贈券取件

馮成龍君得大世界丁卯年游券三百張　住城內大東門內彩衣街乾泰莊

張潤麟得大世界丁卯年游券一百張　住貝勒路

法界電車公司陳石年君獨得門票一百張

▲社址大世界日夜銀行隔壁另闢雅室歡迎來賓▼

社會長篇

奇形怪狀錄

秋夢生著

（五）

第一回　以姪代叔淫婦無恥　認妹作女逆子亂倫

我且不要管他、上去一次再說罷、原來第四號經紀人的辦公室、是在投機交易所的二層樓上、三十號房間內、當下丁菊文跑到自己賬房間裏、即往沙發上一靠、連喚茶房阿金、快給我絞把熱手巾來、一面又對着賬房先生莫友梅、不住的說吃力、莫友梅道、今朝市面如何、丁菊文道、大漲、莫友梅笑道、這個早在我們意料之中、說着茶房阿金、送上兩條熱手巾、二人揩好、阿金又倒了兩杯茶、纔退出去、丁菊文接着搖頭道、友梅、今天看情形、實不甚佳、不過上半天、隨他怎麼樣、我們不用擔心、且瞧下半天如何、倒是便宜了十七號徐仁源這小子、他做多頭、可着實賺錢哩、莫友梅道、那末今天漲風如此、不要是他在那裏出花樣吧、丁菊文道、我看這倒未必呢、友梅你且查一查華盛戶頭、還有多少存銀、因爲他們今天、也有空頭做着、還得代打保證金的票子呢、莫友梅隨翻開賬簿一查說、只有二百多兩存銀、稍停你看見王伯華、還是叫他速即解一千兩銀子過來罷、丁菊文點點頭、又道、徐德記今天可以賺錢了、上次他不是蝕過三錢銀子一條嗎、

快樂和人生

（和台）

我們所抱的人生觀、就是快樂、但是我們不願意獨樂、所以辦這一張快樂世界、也無非讓諸位知道快樂的旨趣、是有益而無害的、是高尚而純潔的、於人生方面、足以增長興味、而不致感覺太枯燥了、并可免得發生消極的舉動咧、

我覺得我們的人生觀念、應從積極方面着想、不該有消極的感觸、因爲積極了可以起發生機、消極的精神容易渙散、換一句話說、積極就是樂觀、也就是快樂、消極却是悲觀、也就是悲哀、總之人生觀、不外是這兩種的分別、但是人生觀的怎樣、影響於人生事業的關係甚鉅、大約悲觀之結果、每遭失敗、而樂觀之收效、成功居多、如此可以明白快樂和人生的因果、殊未可淺測、所以我談及了快樂主義、接下來便談此快樂和人生間的問題、可是與那篇「快樂與人」的意思、却截然不同的啊、

一篇混賬

（也恨）

在下正拿着一枝筆、東塗西沫、也不知道寫些什麽、恰巧一位仁兄跑來、從他自己袋裏、摸出一張紙來說道、你看你看、一篇抄賬、在下便接來一看、眞眞弄得莫名其尼姑菴、原來這一篇抄賬、不但妙不可言、并且妙不可黃浦灘了、在下斗膽敢說一句、簡直是一篇混賬、現在橫竪沒有事體、將他抄出來、請大家看看、是不是一篇混帳、

娘舅處先後交來保險費六百四、（和得落、）

老鱉一隻、（交關鮮、）屁股二記、（甜迷迷、）

鹹肉三刀、（斬出毛裏格病來、）

老蟲五隻、（價鈿倒便宜、）

野雞七鎗、（打着二隻、）

移茶三次、（跌倒一轉、）

開房間十六次、（豆芽二碗、交關開胃、）

縛大（音杜）閘蟹一次、（損失鹹肉一刀、）

黑靑丸二瓶、（開牛奶棚用、弗靈、）

一二二、「這是雙料」（開心、）

再家主婆請客、紹興高調六齣、（好聽、）肉饅飩四隻、栗子三個、（味道酸溜溜、）

在下抄到這裏、還未曾有三分之一、頭目倒覺得暈眩起來、恕不再抄下去罷、

紫唐的一頁（上）

（徐大老爺）

昨天晚上、（星期六）獨人坐在家裏看書、覺得十分沒趣、正在這個當兒、忽有老友梁君到來、坐談片刻、便叫敝爺一同到大世界去白相相、敝爺以情面關係、就此便出了門口、一步一步走到了大世界的門首、梁君正想到大世界裏面買票、這時早已被敝爺阻止、又對他說、「到外面烟紙店買可以便宜三個銅板呢」、二張要便宜六個銅板呀、」他聽了不差、於是就退了出來、向那爿大世界門首的烟紙店裏買好票子、正要預備進大世界的時候、不料梁君朝後一看、不看到罷、一看便對敝爺說、「去釘釘她的梢好麽」這時候敝爺眞弄得糊裏糊塗、什麽忽然說出這種話來呢、于是敝爺也朝後一看、方才曉得、叫敝爺去釘前面一個穿旗袍的女子、這時敝爺就對他說、「恐怕是三點水罷、既然這樣我們不訪去試試看、」、倆人便急急忙忙跑了過去、梁君就念起碌碌生的勝子經來了、後來竟然被他吊上了、于是便同她瞎話亂談、已經到了南京路上、新新公司的門口、這個女子便隨口對我們說、「一淘到樓上去白相一刻好麽」、梁君也便隨口答應、便買了三張票子、跑到樓上、阿唷唷、上當了、原來這個女子是個淌女士、這面一個人說、老三早呀、那面一個說、老三來了麽、這時候敝爺便對梁君說「我早已對你說是淌白你還不信這時你可明白了麽」、梁君聽了也回答我道、「不要去管他什麽淌白不淌白……」敝爺聽了他的話也一些不響、後來大約到了十一點鐘的時候、那個女子看敝爺曉得楊耐梅打話勿是生意經、只好又對梁君說、「今天你去睏在我家裏好麽」、這時他已明明白白是淌白了、自然也老實不客氣和她講好了價錢、就出了那新新公司、敝爺因時間關係就此和他們分離、便打道回府罷、（未完）

我的窩♡史

（俞大少爺）

這椿事情、我早已成爲過去式的了、可是我的窩心、除了我仝她二人以外、恐怕也沒有第三者知道吧、所以敝少想來還有可記的價值、但是、諸君啊、這是數年前的事了、我的窩心史、就是仝口口洋行裏的一個小大姐、她的芳齡的的確確是二八年華、身斷的婀娜、照會的漂亮、天足的適宜、行路時的姿勢、在敝少的眼光看來、竟要大胆的說聲天下獨一蓋世無雙、就是拿無論什麽美麗的字句來形容伊、恐怕也形容不了、眞可說西施再世生、見了她也要自愧不如呢、開起口來、吳儂軟語、眞叫我的骨也要酥、那爿洋行、說也奇怪、辦事員祇有一位大班和一位打字的西婦、中國人祇有我的F和我二人、其外還有一個薄愛先生、和那位我的她了、那兩位西人呢、每天下午是不來的、我的F呢、每禮拜至多來了三四次、就是來了也沒有半個鐘頭、因爲他外面的事情也很忙的、薄愛呢、我上午是不叫他出去的、到了飯後就把上午積起來的東西和信件叫他去送、有些時候還隨西人坐了納許卡出去、所以那二間寫字間、一間浴室、和一間臥室裏、所留的人、也祇有我們兩人了、我進行的三天後之下午、她就笑嘻嘻的走來、輕輕的問我尊姓大名、那時的我、面也紅了、頸也赤了、慢慢的回答她、從此以後、就有一搭沒一搭談起來、有的時候要我教她讀書和寫字、有的時候做了精美的西點來給我吃、我呢、仝她到也熟悉了、假如一天不看見她、精神上就覺着不舒服起來、

一個月之後、她對我的熱度又增高了、記得有一次、她做了二杯牛奶、烘了幾片香噴噴的土司拿來和我一同吃着、吃完了之後、她看了我一眼一聲不響、我就握住她的手、于是她就慢慢的移過來一直坐在我的身上、向我懷裏一伏、動也不動、那時我的心上怦怦的跳着、話也說不出來、并且她頭上一陣陣香味、又拼命的向我鼻中鑽進來、當時我眞覺得適意到極點了、我就緊緊的抱着伊、親親熱熱的吻上一吻、

靑睞記（上）

（散淡生）

綺麗繁華之海上、粉黛脂艷、鶯鶯燕燕、如入衆香國、固一暗香襲襲之安樂窠也、敝生來滬四載、守身如玉、（不自吹牛皮、散淡生戲註）、雖耳濡目染、心領神會、然洞悉個中之危險、故愈借鏡自鑑、視女色爲戒途矣、詎事有出人意外、散淡之余、竟垂美人靑睞、是誠可爲余生平奇遇、個中情狀、繾綣纏綿、令人心蕩魂銷、毋怪海上之爲魔窟、誠可畏矣、余以事出離奇、安可無記、茲略述於下、以實快樂、

日昨爲星期日、閒坐無俚、乃往中央大戲院觀劇、是日影片爲義俠女伶、入座巳銀幕蠕動、正在開映、其時觀者甚寥、移時、忽聞履聲橐橐、一麗人近余次入座、黑暗中不能辨其眞面目、第聞衣香習習、動人心肺也、迨影映至半、電炬通明、回首視麗姝、麗姝亦正目灼灼視余、兩目相接、余心爲之一動、麗姝衣爲妃紅旗袍、外罩紫黑色之長馬甲、雲鬟半鬆、燦爛奪目、華麗無匹、余私忖不知是誰家之姨太太、麗姝則倩笑含媚、若有所思、含無限嬌態也、余偶側視及、姝亦正頻頻目余、須臾間、電影復映、重入黑幕、時姝忽笑語余曰、君有火乎、可爲儂一借、因儂匆促間未備、吳語宛轉、至惹人動聽也、余遽對可、取打火匣與之、姝受而出烟一支以贈余、謂請君嘗之、幸勿却、時余大有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之勢、然美人芳澤、棄之可惜、乃惶悚道謝、頃刻間、與姝已談鋒津津、樂不可言矣、姝則惺眼微忪、漸逞蕩態、繼嬌軀斜依、漸入余懷、此情此景、令人心醉、時穩重之余、亦覺食指大動、胸酥雙峯、幾經撫摩、彼姝忽輕語余曰、君年少翩翩、今年靑春幾何矣、能爲儂言之、余素不入情場之余、心飄神馳、何物小子、竟承美人垂靑、偈促不安之狀、溢于言表、姝顧余狀、笑曰、君何羞澀如處女、令儂焦灼、言之無妨、余曰、然則先請敎女士、姝曰、余先言亦可、儂今年恰二十一歲耳、名倩娥、君速言、毋羞、余戲以亦二十一對、姝喜甚、倩笑曰、儂與君何巧也、言已、放蕩愈加、斯時余雖艷福彌厚、然思無法擺脫爲憂、果被纏翽不休、將奈何、因熟籌妥善之法、凝思間、姝詢腹饑否、可至外小酌、余以此時尙早、追影映畢、當與女士偕往、姝頷首示可、未幾、影片映畢姝、急挽余手起立、並肩出影戲院、見之者、幾疑余等一對新家庭、姝忽馳奔前出、命一包車夫歸之、余本欲乘此遁匿、詎姝頻目回顧、又不可脫、斯時之余、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繼決心且往、姝喚車夫畢巳、急奔余前、始同至某西菜館、姝謂君喜何物、儂爲君點之、余曰、與女士同可矣、姝遂點數事、命侍者速烹、殷情之狀、洵非敝生筆墨所能形容、未幾菜至、食畢、余將惠鈔、姝急起立屏余鈔、謂侍者曰、帳由我付也、侍者謹諾而去、余强致者三、堅不可、謂君此區區之數者是、儂怒矣、余遂罷、並晚間再邀往觀戲、（未完）

本報徵求外稿

本報除特約撰稿外、歡迎外界投稿、如有黑幕門檻、以及有關于上海有趣味之稿件、悉受歡迎、但訐人陰私、妄談國事、一概不收、原稿不登、概不退回、[illegible]

黃笑芳

黃杏珊　陳鹿鳴

合演三簧

男女合演　特別三簧　專接堂會　定期不誤　如蒙邀演　無任歡迎

接洽處六馬路石路口一號或大世界北首西新橋福昌里第三家

新心團

男女合演　滑稽趣劇

高　趙　王　吳

巨寅　長松　翠英　天紅

本團專接喜慶堂會　洋期不誤　定價十八元八角燭　蒙相邀請至四馬路神仙世界三樓後台接洽可也

競社

男女新劇　承接堂會

張[illegible]霞　俞樵翁　胡君安　徐素秋

貴府相邀　價目念四元八正劇　價目面議　接洽處法界大世界對面式式里四號或大世界競社後台亦可接洽也

楚琴之柔情俠腸

（拙園）

滬上名花、倍於廣東珠港、其中才貌之妍醜不齊、是人人知道的、還有一等敗柳殘花、依舊把粉脂、塗抹了鳩盤茶、混跡在花叢中、侵占名校書的頭銜、若論起眞正名花的資格來、祇恐怕要淘汰得、如猪羊羣一般、驅逐花界之外、獨有福裕里二弄、花名楚琴者、碧玉年華、桃花容顏、膚潤如玉、色嬌似雪、吐語溫柔、待客別具眞情、不同他人之假意狐媚、遇有環境不良、無不慷慨援助、可見彼姝、柔情俠腸、並行不悖、女界中有所難能、而花界中更難覓得、房間中陳設、亦非常幽雅、習習香風、沁入肺腑、能曲極多、珠喉清亮、於秦腔劇、益加研究、音節合拍、深造北音、亦從俠腸中、流露出來、如此名花、墮落平康、深爲惋惜、特誌片言、以告彼姝之知音者、

上當記

（中）　（敝友）

并且這位吳老兄、還有一樣嗜好、每日裏無論如何、總要購幾份報、回到家裏來覽誦、他歡喜的不是軍政和新聞、他所歡喜的、就是上海灘上近年來最風行的小報呀、而且讀起來、覺得其味無窮、孜孜不倦、因此就有人、將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小報迷、不過這位小報迷、時常的發神經病、總是信口開河的亂說、但他運道算好、碰着一翟外行、固然終未受過反響、有一日、有一位姓金的朋友、請吃花酒、席設在汕頭路、某某老七家裏、恰巧這一日、吃酒的客人中、新添了一位、初由北京來到上海的朋友、黃其姓基其名、是金姓的知己、舉止覺得磊落大方、談吐也還溫文雅爾、不過有些滑稽派頭、吳老兄、那裏知道、這一位朋友的來歷呢、還以爲他是個曲死了、倘是不改自己的舊脾氣、不管別人愛聽不愛聽、總是不三不四的、大吹其吊膀牛皮、在那裏嘮嘮叨叨的、說了一大頓他的話、黃先生、聽了、有點不耐其煩了、乃現出他那一付哂皮笑臉的樣子、向吳老兄說道、閣下既然在上海、數一數二的有閱歷經驗了、但是近來有一位碌碌生編成的膀子經、內中的門檻、究竟與老兄的經驗、比較起來、有何兩樣、這樣突然的問來、倒教吳老兄、有點結舌難答、那往日高談闊論的吳老兄、忽然變了期期艾艾了、諸位曉得吳老兄、何以會這樣起來咧、原來當膀子經產出那幾天、正好吳老兄公私事忙、不曾留神到此段、因此不能慨然脫口對答、故此將一付得意的樣子、弄到敗興而返、心中很不快活、是在下筆尖難述的、後來一到家裏、就恨恨的將以前所有的舊報紙、細心檢查、人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居然被他尋出了、就將那張荒唐世界所登的膀子經、拿起來約略的讀一次、也不研究研究裏面深淺高低的道理、就毅然決然的要去瞎吊膀子了、不過膀子經內有說、要施眼神、最好架上一付眼鏡、這位吳老兄就嗎嗎虎虎的、買了一付墨晶眼鏡、架在鼻樑上面、并換了一件新做好的藍色鐵機緞面子的羔羊皮袍、外面罩上了一件玄色團花的馬褂着起來、很像一位瘟生大少爺、他自己覺得萬分的得意、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急急忙忙向馬路上就跑、目的不過想試驗試驗膀子經補足他的牛皮作用、因此就遇上了一位、

（待續）

梅開二度

（下）

（塵夢）

他說除了娘姨之外、並沒有第三個人了、我坐了一回兒、要想回公司去睡覺、他却不肯放我回去、留我住在他家裏、這時候的我、並不是我了、如同是他的人一樣、糊裏糊塗的也就答應下來了、這一天的晚上、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在那一條棉花胎的裏面、那種的樂趣、憑我這支筆、也描寫不盡、終而言之的說一句、就是窩心得了不得、到了第二天早晨、他說今天要付房錢、父親不在上海、問我借五塊錢、我本來不肯借給他、後來想到了昨天晚上的有趣、不要說問我借五塊錢、就是問我借十塊、我也是要借給他的、便興興地拿了他一張五塊錢的票子、從此以後、我就時常的到他家裏去走走、到了他家裏、他總是留我住在他家裏、我倘然住了下來、到第二天他終要想出法子來、不是向我借錢、就是叫我拿錢出來給他買東西、起初我當他是人家人、後來我却有點疑心起來了、爲什麼我住在他們家裏、第二天總是要問我要錢、不到二個月、公司裏被我用空了一百多塊錢、有一天、我的跨下、忽然的酸痛起來了、沒有過了幾天、渾身覺得發癢、跨下酸痛的地方、忽然紅起來了、走起路來、非常的不便當、滿身又發着一點一點的紅點、公司中同事的人、看見我走路、都在那裏好笑、同事中有一個與我最知己的、在沒有人的時候、他對我說怎樣會生橫痃的、我却不懂、什麼叫做橫痃、他說我跨下生的東西就是橫痃、還有身上一點一點的紅點、其名就叫楊梅瘡、旁別我却不懂、惟有這楊梅瘡、我是懂的、自己雖然沒有生過、看見人家說、是很危險的、我便託朋友想法子、他介紹我一個花柳醫生、連打了二針、居然好起來、橫痃也被這位先生看好、毛病一好、又是我的市面了、一吃夜飯、不是大世界就是新世界、有幾個朋友來勸勸我、反而對他們笑笑、生了這一場毛病、見了女人、或者終可以安分一些了、豈非但不安分、而且比從前還要利害、照樣撩淌白、斬鹹肉、以前生病時候的痛苦、却忘之九霄以外、有一天在城隍廟白相、碰着一個女學生、頭上頭髮也沒有、身上愛國布的短衫、愛國布的裙、在九曲橋上白相、我也從九曲橋經過、對面對一碰、大家就這樣的一笑、我就依依不捨的離不開了、豈知他也是這樣的離不開我、後來她出城去了、我便也大釘其梢、釘到新北門的電車站上、扳談起來了、談了半個多鐘點、就在五洲開了一個房間、到了第二天起來、渾身就有些不舒服、過了一星期楊梅瘡又發足了、馬上的醫治、洋錢又是幾十塊、可憐我一天到晚、辛辛苦苦賺來的錢、不是白相女人、就是吃藥打針、後來仔細想想、未免太荒唐了、從此以後、對於這女色二字、却不敢再去光顧了、

詩謎興廢史（四）

（不文不武室主）

請了魔術家莫悟奇、畫家熊松泉、造成別開生面的宮殿、比別有天、要精緻得多、華麗得多、後來又有滕王閣出現、也很造得不差呢、此外更有許多、有些竟造得洋房一般、哈哈、很是有趣、安樂宮之後、乃有滕王閣、造得非常華麗、非常壯觀、比之別有天要好得多哩、此後乃有逍遙遊、春江吟社等等、有的造成宮殿式、有的竟造得像洋房式、現在他們的變化到這樣地步、將來猶未可測、那詩謎攤、興了起來之後、法租界直行到現在、英租界時緊時放、到底照會打不出、大世界甲子乙丑間盛極了、後來也隨外面的總會、漸漸的衰下去、丙寅春陰雨連綿、生意大悪、老板大蝕其本、後來英租界一禁、大世界正行宮殿式的詩謎攤、因此就興了一興、現在受了戰事影響、詩謎攤上、每天只買幾角幾元、所以那些老板都蝕得嘰嘰的叫、所以只好一一的絡續的收去、現在大世界只剩十餘只、一件事情、盛極必衰、現在詩謎攤已趨衰鄉、敝室主拉雜的寫了一大篇、已是寫無可寫、現在所以只能擱筆了、再會！再會！再會罷！

談着（四）

（婁妻生）

講到旗袍、行了已有長遠、現在着的人也漸漸地減少了、旗袍馬夾、要算時髦人着的、提倡着長馬夾的、便是神仙世界的女堂倌、她們一着、去白相的人看見了、大家便你也一件、我也一件的做起來、故而現在時髦女人都着長馬夾的、然而長馬夾既可算時髦、做起來又比較做旗袍的料作省、故而大家便一齊着起長馬夾來了、外加還可以省着一條裙、這也是着馬夾的特別利益、

女人着了一條裙、便像加了一樣東西在身上一樣、好像着裙的女人、便是上等人、便會使別人敬重她、故而有一輩老太太和娘娘們、不論到何處去、總是着一條裙、現在還有一種年紀很小的女學生、却歡喜着一條裙、可是平常人所着的裙、總比上面一件衣裳長、現在給幾個拍影戲的明星行了一種特別加長的裙子、這裙子的長短、比較衣裳起碼要加一倍、這種裙的下面、又加了一種花邊、走起路來十分美觀、

在上期本報上區區已經談過、說上等人是總是長袍短褂、可是這也幷不能說一定是上等人、着長袍短褂的、便是有些上等人不着馬褂的也很多很多、可是多數上等人、總不免要着件馬褂罷了、

然而到婚喪喜慶的人家去、這句話要不靈了、因爲大凡不論何人要到有事體人家去、總不免要穿上一件馬掛、話又要說回來、就所謂穿了件馬掛、別人總當是個上等人看待罷了、

小相公的費用（續）

（落花生）

姨娘假使要多談一刻、相公就得向姨娘討錢用、說是我近來身子很不好、多談了話就傷神、現在我吃補品還來不及呢、我同你講了一大半日的話、起碼白木耳二碗、自來血吃三匙、百齡機吃五六丸、你供給得起的、我多談一刻也不妨、誰知姨娘不住地點頭、說不要說這些、就是再多些我也可以供給你、不過你不可在外面胡鬧是不興的、幷且應該受我監督、你說的吃食我替你備全就是、相公說不不、我吃是有一定的時候、吃得隨意一些、就要生胃病、這不是頑的、姨娘說也罷、你同我談一次折給你五十塊、你若高興在這裏吃呢、我總會弄得入味就是了、還有一句話、你在我房裏吃多少、折吃決不扣除、從此之後、相公正個給姨娘管束住、比如教員受了校長一紙聘任書、拿了薪水、沒得法兒想、直到相公碰見了女學生、講給她聽、說你既然愛我、爲什麽給我上了一個大當、優待室裏無期徒刑、（輭禁）教我不放心你、又不好意思同她反臉、于是二個人就唇槍舌劍的鬧起來、一個說有意給苦他吃、一個說是沒良心、還要怪人家、不要臉的畜生、他們相罵不打緊、却被一個快嘴阿三聽見、當做一件笑話、說山海經一般講給人聽、有句老話「好事沒人曉醜聲傳千里」一傳十十傳百、于是弄得家家都知、我的朋友、從那別的同事處聽來的、他告訴了我、我也把這事寫給諸位瞧瞧、我想這事不確實再好、萬一竟有這件事呢、不可怪我快嘴、故意揭他人的隱、在下不敢敗人名譽、只算是沒有一樣、千萬勿要當在下是千眞萬確的包打聽探子報、親見目睹的訪員、那纔不會弄出笑話呢、

白濁險

各種危險白濁永久不愈百藥無效者請服琥珀白濁粉每料小洋二角半○服藥時多飲溫開水定可將膀胱內尿管中之齷齪白濁梅毒瘡毒等洗得千千淨淨均由大小便中洩出包你永遠不發○總發行雲南路一九八號大慶里口養和室○大馬路日昇樓下成茂錢莊○新閘橋電車站新園浴室○五馬路羣玉坊榮大國貨老藥房

六馬路福申里

統一旅社

電話中央二三四六

本旅社在英界六馬路福申里定建特式洋房地點適當南通洋涇浜毗連法界左鄰石路迤邐鄭家木橋此乃中心熱鬧之境所謂南北稱利極副旅行之便內容陳設優美器具精良每房間內裝電鈴電爐電扇可稱冬夏咸宜取其勤靜之適意並備應用雜物文具等件旅客隨時攜用應有盡有無美不備

九折券

剪券光顧　一律九折

高等國貨

金麒麟香烟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以愛國為口頭禪不如實行倡用國貨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許慧庵醫生

時間　門診　上午九時起　出診　三時後

診例　門診　六角六十　出診　二元六角

注射　梅毒　初五　二期七元　三十

過時不候

拔診加倍

許慧庵訂

地址　法租界八仙橋坟山路永清里一號